

样 本 库

目 录

- 矛盾法则在祖国医学辨证施治中的体现……王雪苔 (1)
- 内经生化论学说的科学精华初探……薛燦嵩 (13)
- 阴阳的平衡——破坏——再平衡……陈良予 (37)
- 伤寒论“六经”的初步探讨……王新华 (46)
- 伤寒论六经定义的讨论……陈伯璜 (57)
- 论温病学上的“营卫气血”和“三焦”
及伤寒温病学派分争问题……王新华 (63)
- 对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的体会……孙宝燮 (82)
- 论温病中的“营卫气血”与“三焦”……戈敬恒 (90)
- 论温病学说的“营卫气血”……刘澜臣 (98)
- 试论三焦……夏涵、程家正 (106)
- 试讨论温病条辨中的“保津养阴”
治疗原则……趙成春、田令羣 (115)
- 我国古代医学对津液的認識……林乾良 (123)
- 中医辨证治疗的基本规律……方藥中 (133)



1 ★ 2306

43156

矛盾法則在祖國医学辨證

施治中的体现

王 雪 苔

毛主席在他所著的“矛盾論”中曾經告訴我們：“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发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这个精辟的論断，揭露了整个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发展的本质。医学科学的研究对象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符合这一根本法則。恩格斯老早就曾指出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由此可知，我們医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認識并掌握在健康生活和疾病过程中一切矛盾发展的規律，从而解决那些危害生命的矛盾。

祖国医学已經有几千年以上的历史了。在漫长的年代里，基于广大人民群众同疾病作斗爭的反复实践，不仅积累了极为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經驗，而且还从广闊的感性認識当中升华到理性認識，接触到生命現象的許多本质問題，也就是发现了这些現象的內在联系及其运动規律，这就构成了我們祖国医学所特有的理論体系，长期以来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一套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論，而又能够經得起亿万人的反复实践的考驗，无疑問，这套理論是真实地反映了客觀世界物质运动的規律。因此，說祖国医学理論在其主导方面带有朴

素的自发的辯証唯物思想，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祖国医学的理論牽涉面很广，有的是說明生命过程的总体問題，有的是說明某一局部問題，在本文里不可能全講清楚。这里只好来个举一隅以反三，談談中医的辯証施治原則，看看祖国医学理論中是怎样地反映了存在于生理和病理过程中的矛盾規律，并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辯証”是具体地辨别某种疾病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質，从而掌握这一疾病的本質，“施治”則是根据这一疾病过程的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本質規定出解决矛盾的原則（中医叫作治則和立法）及措施（中医的制方用藥）。这是互相联系着的两个过程，沒有正确地辯証，也就难以規定出正确地治疗原則和措施。可是，要想能够辨别每一具体疾病过程的本質，首先就需要懂得全部疾病过程是怎么一回事；而要了解全部疾病过程的涵义，則又應該知道在正常生理状态下生命活动的本質。我們現在就来介紹一下：祖国医学对于这些問題的認識。

祖国医学是怎样分析人体的生理現象？

祖国医学早在兩千年以前就把它理論奠定在唯物論基础之上，認為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神、魂、魄、意、志等）都是来源于人体的物質結構（脏、腑、精、气、血等），而不相信有什么超物質的力量。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曾掺杂进某些唯心論的成分，但是在祖国医学中唯心論根本未取得支配地位。早在战国时代，扁鵲就提出了医有“六不治”，其中之一就是“信巫不信医”的不治。“內經素問”里也讲到“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并且还說“道无鬼神，独来独往。”明确地指出来：生命現象是发生在人体內部，没有什么鬼神来支配它。这个“道”就是道理，就是規律。根据祖国医学的看法：世界一切物質运动

过程都包含着矛盾(人体也不例外),这就是“道”,而构成矛盾的双方,就用阴阳来代表。例如“素問”說:“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綱紀,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說:“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这里清楚地指出:人体的一切变化、生长和消亡,都是根源于矛盾。阴和阳,在祖国医学里面并不是單純的抽象名詞,而是有所指的。从大处来講,用它說明了一切物質运动过程中都自始至終包含着矛盾;从小处来講,它又代表一件具体事物中的矛盾的双方。所以“素問”說:“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依据这一見解,祖国医学便认为在人体上沒有一处沒阴阳。例如,以人体的物質結構对功能而言,則阳化气(功能),阴成形;体为阴,用为阳;血为阴,气为阳。以物質形态而言,脏为阴,腑为阳。以功能表現而言,則靜为阴,动为阳;虛(不足的)为阴,实(有余的)为阳;寒为阴,热为阳。以位置而言,則下(腹、足)为阴,上(头、胸)为阳;腹为阴,背为阳,里(內部)为阴,表(外部)为阳;肢体的隱蔽部位为阴,肢体的暴露部位为阳。在每一对阴阳里,都是按着它所特有的本質及特殊的矛盾性运动着,而代表着某一物質形态和功能。我們試以体内的物質与功能的关系而論:阳气是代表功能的,它主动,主升发;阴质是代表物質的,它主靜,主沉降。它們完全向着对立的方向运动着。阳亢則消耗真阴,阴盛則阳失所用,这是互相对立斗争的表現。但是,功能是以物質为基础的,沒有阴质也就无从产生阳气,所以祖国医学特別指出来“阳以阴为基”、“无阴則阳无以生”;而物質又是受着功能来推动的,沒有阳气也就无从运化阴质,所以祖国医学也指出来“阴以阳为統”、“无阳則阴无以化”。素問也曾說过:“阴在內,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这又說明了兩者之間的互相依存的关系。

祖国医学把这种关系叫作“阴阳互根”。可见，祖国医学已经认识到功能是依赖物质而存在的，所以一再强调阴为“基”为“守”，而阳仅为“统”为“使”。这就是说，认识到了物质为第一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还应该指出，祖国医学不但认识到了体内存在着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也发现了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些矛盾之间，不是象摆积木那样单纯的数字上的积累，而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矛盾互相错综交织，互相之间又以对立统一的法则相联系着。这就构成了十分复杂的生命活动。“素问”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指出矛盾里还包含着矛盾，层出不穷，变化多端。例如，腹为阴，但包容在腹部的六腑却为阳；胃为六腑之一，属阳，但它本身又还包含着阴阳，这就是胃质为阴，胃气为阳；胃气虽然为阳，而依其机能状态却又分为阴阳，即胃气虚为阴，胃气实为阳。由此可见，在这一系列矛盾组合中，任何一种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就会影响到其他矛盾的发展，只不过影响有大小之分而已。这种认识就是中医所一再强调的整体观念（必须说明，在祖国医学的整体观念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与自然也是以对立统一的法则密切联系着，如果这个联系一割断，人就不能生存下去）。但本文因篇章所限，不去更多地讨论它了。

祖国医学认为：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人体内部的一系列矛盾组合，都是按着一定的轨道运动着，形成体内正常的秩序。这就是中医所说的“阴阳和调”。“素问”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正是指出了：阴不盛不亏、阳不亢不损，是维持体内矛盾正常运动的关键。这也就是健康的标志。

祖国医学对于疾病的認識

中医把病因分为三大类，就是：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内因（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不外因（如外伤、飲食、房劳等）。在这些致病因素里，除了外伤之类的可以在发病中起决定性作用外，其它因素则仅仅是在发病中提供了单方面的条件。而发病与否，还要决定于另一个条件，那就是人体的抵抗力。中医将致病因素及由此而产生的破坏力都叫作邪气（不正常的意思），将人体的抵抗力叫作正气，认为病邪都是乘虚（正气虚）而入的。所以在大惊、大怒或遇到风寒暑湿之后，有的人不得病，有的人就可能得病，这就是决定于他的正气足或不足。所以“灵枢经”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另外，中医也认识到：致病因素虽然构成了发病的条件，但是它只起了推动作用，而引起疾病反应的，根本在于人体内部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正常的生理状态的矛盾关系被破坏了，而代之以疾病状态的矛盾关系，中医把这种状况叫作“阴阳失调”。医生在临床中，就是要把握这种阴阳失调的枢纽所在，进行治疗。发病的条件，叫作病因；疾病过程当中所反映的阴阳失调的性质，叫作病机（或叫病能），两者虽然有联系，但不是一件事。譬如，风是一个病因，但它侵害人体以后却可以构成性质完全不同的疾病，可以为风，可以化火，也可以化寒，也可以化热。所以中医重视病机胜过了重视病因。

在疾病的过程里，出现了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这就是修复与破坏、正气与邪气的斗争。中医将这种斗争叫作“正邪相搏”。这里先要说明，代表破坏力的邪气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而必须是依附在阴阳的任何一方面，扩大了

阴阳之間的冲突。因此，正邪相搏和阴阳失調是同一过程。正邪相搏如果来的急剧激烈，就是急性病；如果进行的緩慢持久，就是慢性病。在整个疾病过程中，都存在着这种正邪相搏，只有在邪气已去，正气进入修复阶段，这一斗争才完結。正邪相搏的急緩和过程的长短虽然因病、因人而异，但矛盾终究是要得到解决的，全愈和死亡就是达到解决的标志。究竟以什么方式解决，这决定于在发展过程中的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正气战胜了，則体内的阴阳在新的条件下和調起来，就走向全愈；如果邪气战胜了，則阴阳分离，矛盾停止，就导致死亡。这种正邪相搏观念，成为中医認証的主导思想，并且从而規定出“扶正”与“祛邪”的治疗总則。

祖国医学的辨証原則

有的人一听说中医讲究辨証施治，就以为中医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对症治疗，这是一个很大的誤解。中医认为那些发热、头痛、咳嗽、便秘、腹瀉等症狀，仅是疾病的表面現象，所以把它們叫作“标”；而疾病属阴属阳、在表在里、是寒是热、为虛为实等，才是决定疾病性質的根本問題，所以把它們叫作“本”。辨証的目的就是要找到病本，就是要在—群复杂的表面現象当中，經過分析辨别，而找到反映疾病本質的証据。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仅只停留在正邪相搏、阴阳失調这一抽象的观念上，并不能解决疾病問題，而必須进行具体分析。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特殊性，同他种疾病有差別。这种差別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是邪气的性質不同，如、风、寒、暑、湿、燥、火等（这里是指內在的病机而言）；第二、是病邪侵害的部位不同，如阴阳、表里、气血、营卫、脏腑等；第三、是正邪相搏过程中力量对比的不同，如虛（精气夺則虛）、实（邪气盛則实）

等。这三方面因素交积起来，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互不同质的疾病。每一种疾病，则又以其特殊的矛盾而显示出不同的病象来。中医在临床中，就是要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方法掌握全部病象，再辨别这些现象，以发现隐藏在内部的矛盾的特殊性。“素问”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正是告诉我们，掌握疾病内在的矛盾是辨证的首要任务。例如，病人口渴、舌苔黄糙、大便秘、小便短赤、脉数等，都是阳亢阴亏的象征，根据这些现象就可以辨别出来病属于热；病人口不渴、舌苔白滑、大便溏、小便清长、脉迟等，都是阴盛阳虚的象征，根据这些现象就可以辨别出来病属于寒。其他如在表在里，为阴为阳，属实属虚也都有其特殊的见证，总之，是要抓住疾病的特殊证据，从而了解这一疾病矛盾的特殊性。

但是，中医的辨证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正邪相搏是促使疾病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过程里，由于正邪的消长以及体内各組矛盾之間互相影响变化的结果，就会使疾病异于初起的情形，从而形成了疾病发展的阶段性。毛主席指示我们：“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因此，不但在疾病初起时要辨证，在疾病发展的每一阶段也要辨证。祖国医学很注意疾病发展的阶段性，伤寒之分六经、温病之分三焦，就是对于热性病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以温热病为例，热邪伤阴，是这种疾病的根本矛盾，它贯穿着整个病程。但从阶段来看，初期是病在上焦，病变主要在肺，正盛邪盛为其矛盾的特点，所以治疗以祛邪（辛凉解表）为主；中期是病在中焦，病变主要在胃与大肠，正气渐衰（伤津）而邪尚盛为其矛盾的特点，所以治疗以祛邪扶正（清热保津）为主；末期是病在下焦，病变主要在肝肾，正衰邪衰为其矛盾的特点，所以治疗以扶正（甘寒养阴）为主。在

疾病过程中，由这一阶段发展到另一阶段叫作“傳变”（“素問”里又叫作“傳化”）。傳变的方向是由疾病性质所决定的，伤寒傳变是由表入里、由阳到阴；新感温病的傳变是由上到下、由卫分到气分到营分到血分；伏气温病則是由里达表、由血分到营分到气分到卫分。在傳变过程中，由于其内部矛盾的演化及周圍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完全遵循固有的道路，它可能轉化为别的，可能超越过某个阶段，也可能向相反方向傳变（逆傳）。因此，在中医治病中最忌守株待兔，而必須体察病人，随机应变。

祖国医学的治則

前面所討論的都属于祖国医学对于疾病矛盾的認識，下面我们再来談談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这两个过程是互相联系着的，只会診斷而不会治疗，絕對不算好医生。

中医治病，首先就要掌握疾病变化的一般規律，即构成疾病矛盾的普遍性，从而导出主要的治疗方向。如前所述，中医認為疾病变化主要在于人体内部的阴阳失調，所以在治疗中就不太重視外来的病原，而主要着眼于解决体内的矛盾。例如，脑炎是病毒感染的，这个病毒就是外来的病原，但在中医治疗中，却不考虑如何用葯物直接消灭病毒，而却着眼于这种疾病在体内构成的新矛盾过程的特点。如果脑炎引起的病机属于温热，就着重清热；属于湿温，就着重清热、化湿；伤阴太重，就着重养阴；引动肝风（抽搐），就着重养阴、潜阳、熄风。体内的病理矛盾解决了，构成疾病的根据也就消失了，这就达到治愈。白虎湯里重用石膏，能治疗脑炎引起的温热，看起来似乎对脑炎病毒毫无作用，但是白虎湯能清阳明实热，热邪一去，正邪的矛盾就达到了統一，脑炎病毒也失去了存在的根

据。他如针灸治疟疾、小儿推拿治肺炎等，都是这种道理。

疾病过程既然是正邪相搏过程，所以扶正与祛邪就成为治疗中的重要原则。扶助正气，加强修复力的发展，祛除邪气，限制破坏力的发展，改变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才能在矛盾统一的基础上到达治愈。所以在治疗中必须双方面着眼，既看到正气，也看到邪气，不可偏执。

其次，矛盾本身就规定了发展与变化，疾病也是如此。如果你不去干涉它，它就会依其本身的规律发展下去，不利于人体健康。所以，祖国医学就很注意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素问”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又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都是这个意思。防病的原则，就在于趋避邪气和保养正气，使病邪无由得入。而早期治疗的提出，则是因为疾病是发展的。这在“内经”里论述的很详细，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祖国医学在治疗中，不只是注意了疾病的一般性，而尤其注意疾病的特殊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医的辨证施治，正是体现了这一准则。在祛邪方面，对于不同的邪气，用不同的方法来祛除，这就要掌握邪气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向，因势利导，控制其不利于人体的一面，疏通其有利于人体的一面。在扶正方面，对于不同的虚证（如表虚、里虚、阴虚、阳虚、血虚、气虚、脏虚、腑虚、上虚、下虚等等），也要用不同的补法。这就形成了中医治疗的八个主要方法，即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其邪在表则用汗法，在里在上则用吐法，在里在中则用下法，在半表半里则用和法；病为寒则用温法，为实热则用清法，为正虚则用补法，为积滞结聚则用消法。辨证、立法、制方、用药，是中医临床的重要步骤，而立法则是在辨证基础上采取治疗

措施的大前提。往往看到中医用不同的处方治好了相同的病証，或用相同的方法治愈了现代医学认为是不相同的病証，似乎是很难捉摸。其实，他们治病的工具虽异，而基本方法是一致的。关键在于辨証論治。

然而，在治疗当中，真正做到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也不大容易，因为疾病是在不断地变化着。在这全部过程里，作为正邪相搏这一根本矛盾虽然没有完结，但是受根本矛盾支配或影响的若干更具体的矛盾，有些是解决了，有些又发生了，这些都是具体的质变。若干具体的质变组成疾病全程的量变。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总体的质变（全愈或死亡）。所以在治疗中，必须掌握疾病过程的转折点，把握住时机，随机应变。譬如说，实邪在表，你用汗法（解表）以祛邪，这是对的。但是，现在情况变了，邪已入里，如果你没看见这一点，还让病人继续照原方吃药，那就非坏事不可。因为这样不但不能祛邪，反而大损正气，不是扶正祛邪而是扶邪祛正了，这就叫誤治，誤治的结果就可能成为“坏病”，就更难办了。我国古代的卓越的医学家张仲景就很注意这种疾病的转变，在他所提出的处方里都谆谆告诫我们：如果病情变化了立即就“停药”。

掌握主要矛盾，也是中医治病的主导思想。因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完整的有机体，在患病过程中发生的新矛盾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群矛盾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綜合体。治病时，就要从这一大群矛盾里找出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素問”說：“治病必求于本。”就是告訴我們要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口渴、舌苔黃糙、小便短赤、脉数，这些都是异乎生理状态的矛盾，每一矛盾又都有其特殊性，然而这些都是病的标，都是次要矛盾，决定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是体有邪热，邪热伤阴是主要矛盾。把邪热去掉

了，那些症狀也就沒有了。

找出主要矛盾，並非輕而易舉的事，必須深入調查研究才能辦到。往往疾病的表面現象並不能完全與疾病的本質相符，甚或症狀與疾病性質完全相反。中醫所說的“陰極似陽”、“陽極似陰”，都是這一類的例子。因此，有些時候，性質完全相反的疾病卻會顯露出一些相似的表面症狀來，偶一不慎，就可能被這些表面現象所迷惑。以傷寒的發熱為例，經過一場高熱以後，熱退身靜，往往被認為好現象，其實也不盡然；發高熱，乃是陽氣與寒邪激烈鬥爭的表現，而熱退身靜，則代表兩種結果：或者是陽氣戰勝了寒邪，病將全愈；或者是寒邪戰勝了陽氣，病更惡化。兩者之間是否毫無區別呢？不是的，只若仔細辨別病人的脈証，就會發現它們間的差別。一般說來，在前者的情況下，精神轉佳，如釋重負，脈象平和；在後者的情況下，則精神頹萎，昏昏欲睡，脈象微細。從區別現象入手，找出隱藏在這些現象背後的本質，抓住其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採取正確的治療措施。

中醫在治病中講究正治和反治。正治也叫逆治，如便秘（實熱的）用下法，腹瀉（虛寒的）用溫補法；反治也叫從治，如便秘（陽虛的）用補法，腹瀉（熱結旁流純利清水的）用下法。初看起來，對於正治法，覺得好理解，而對於反治法，則有些莫明其妙。但是，仔細思量一番，也就恍然了。因為便秘和腹瀉僅是表面現象，造成便秘與腹瀉的根本病機才是這一疾病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質不同，當然治法就不同了。

治病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健康、挽救生命。所以，只看到疾病的局部，而不去注意病人的全體是不對的。在治病中，固然應該抓著疾病的本質着重解決主要矛盾，但也不能不顧及那些次要矛盾的發展。有些時候，標証對於疾病的本質來講

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对于病人全体来讲可能就成为主要的。例如，伤寒的少阴病，本来属于虚寒，应该温补，而不可攻下，但是，如出现腹满、大便燥结的症状时，治标就成为急务了，应该急速攻下。因为这个症状是对于生命的严重威胁，先解决了急的，然后再考虑温补虚寒。诸如此类，从威胁生命这一角度，发现主要和次要的矛盾，而在治疗上分出先后缓急来，也是祖国医学的一项治疗原则。“灵枢经”就曾专立一篇来论述这个问题，如说：“……大小便不利，治其标；大小便利，治其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发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所以在治病中，不只要抓住主要矛盾，而且还要认清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以寒证、热证而论，不外乎是正邪相搏、阴阳失调的表现。可是，在正邪之间那一个居于支配地位呢？在阴阳之间那一个是主导的呢？这就要在临证时深入辨别。“素问”说：“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热则内寒。”“盛”都是邪实，“虚”都是正虚。由此可见：热证，有的由于阳的方面邪实，有的由于阴的方面正虚；寒证，有的由于阴的方面邪实，有的由于阳的方面正虚。这四种情况都有它们特殊的见证。只有把它们分辨清楚以后，才有治疗目标，或者祛除阳邪，或者补阴，或者祛除阴邪，或者补阳。

最后，再说一个问题。人是生活在自然界里的，个体同外界有着极密切的联系，人们不断地影响外界事物的发展，而外界事物也不断地影响人体内部矛盾的演变。因此，中医治病就不仅掌握病人体内的矛盾性质，也特别注意周围环境的影响。如生活条件、生活习惯、居住地域、天时气候等等，都是要考虑

进去的。有些相同的疾病，对于南方人和对于北方人在治法上就有差别；夏季用藥和冬季用藥就不一样。据说四川人可以把附子当菜吃，如果换成北方人就一定吃不消。在內經里，对于人与外圍环境的关系都有詳細地論述，足証我們祖国医学成就确实是了不起的。

当然，我們說祖国医学的成就了不起，是說其中有大量的具有科学性的精华，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完美无缺，更不能认为它已經攀登到科学的高峰，达到止境。正如今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論所說的“……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們沒有能够掌握近代自然科学这个工具，因此在观察和分析上不可避免地有不正确的地方，需要用現代科学的知識和方法加以补充和修正。”这就需要我們更加努力，在繼承基础上进一步地发揚和光大。

注：本文所引用的恩格斯和毛主席的話，都是出自毛主席所著的“矛盾論”一書。

（原載“中医杂志”1959年第4号）

內經生化論学說的科学精華初探

譯 凝 嵩

一、生化論是什么

“生化論”这个名称是笔者为了便于标示所研究的内容而拟出来的，不是医学古籍里面所原有。現在所要研究的是內經素問里面关于“形气相感，万物化生”“物之生从于化”“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的主張与学說。这个主張，笔者認

为有許多确有科学价值，用辯証唯物論、历史唯物論的观点来分析，有好些地方值得探索。不过笔者各方面水平都很低，在这里只能起些敲門的作用而已。

在內經素問里有几篇所謂大論的，如“天元紀大論”“五运行大論”“六微旨大論”“五常政大論”“气变交大論”“六元正紀大論”“至真要大論”等七篇都是發揮生化論学說的重要文献。

笔者研究生化論学說，以这七篇作中心材料，以內經其他有关篇章作参考。这七篇大論概括起来是从“形气相感、万物化生”“物之生从于化”“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終而象变”等生命发生、发展的道理，进一步說明“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的生物体和生活环境統一的关系；再指出人必須有“从其气則和”“違其气則病”“应則順，否則逆；逆則变生，变生則病”的适应环境，掌握自然規律的知識。这里很深切地指出了天气变化所可能发生的疾病种类，告訴大家要“謹候气宜，毋失病机”。这种对宇宙的認識是具有朴素唯物論的精神，是值得探索的。在生化論学說里面，除了医学知識之外，还包含着很丰富的知識，象哲学、天文学、历算学、气象学和生物学等等。

在哲学方面，生化論的宇宙觀是唯物的，思想方法是辯証的。在天文学方面，它采取了較“蓋天說”进步的“渾天說”。在生物学方面，主張生物自然发生，和宗教迷信显然对立。在医学理論方面，生化論主張疾病可以預防。这些部分都是构成生化論的重要环节，也就是生化論的科学精华。总之，生化論在中国医学思想上的貢獻是意图扶破神学的樊籬，探求天人关系的真理，放出世界可知論的光芒，这不能不是中国医学上极可宝贵的萌芽。

当然，生化論产生在二千年前，那时候的封建統治者正夜

以繼日的打算着怎样制造更能騙人的神权学說来欺惑人民，企图巩固他們的統治。而許多无聊的方士也正在挖尽心思来推波助瀾，为統治者服务。生化論生于这个时期，如果干干净净地出污泥而不染，那簡直是无法理解的。正因如此，所以生化論里面仍然不免还带着一些迷信的糟粕和一些到現在还无法理解的問題。发揚它的科学成分，批判它的迷信一面，保留它的难解部分，这样做，在目前說对于研究中医将是有利益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态度。

什么叫“生化”呢？“生化”是自然界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一切生物的新陈代謝現象。內經把这种过程、現象，概括成生、长、化、收、藏五个阶段。天元紀大論：“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这就是內經“生化”这个名称的由来。在一年里面生活变化最显著的草木昆虫，大都是春生、夏长、长夏（夏末）化、秋收、冬藏的。以“生化”为名，犹之以“春秋”包括四时，“东西”包括四方一样。

“生”的意义很明白，用不着解釋。“化”当然是“变化”。但在古典书籍里面，“变”和“化”意义并不相同。如“中庸”說“动則变，变則化”，“变”“化”兩詞的涵义显然不同。把古书里“变”和“化”的区别，归納起来大約可有三种說法：第一种是质改叫做“变”，形改叫做“化”。荀子不苟篇說：“变化代兴。”楊倞注：“改其旧质謂之变。”又正名篇說：“状变而实无別謂之化。”第二种是漸改叫做“变”，驟改叫做“化”。周易干彖辞說：“干道变化。”孔穎达正义說：“变謂后来改前以漸移改謂之变也；化謂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謂之为化。”第三种是“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在阳称变，在阴称化；春夏为变，秋冬为化。”均見“周易”虞氏注。此外，“化”字还有逐漸增生他种物质之义，

如周禮大宗伯說：“以禮樂合天地之化。”鄭玄注說：“能生非類曰化。”又瑜伽師地論說：“无而化有曰化生。”这样看来，变化的涵义，包括量改到质改，漸改到突改，而化字还含有增殖的意义。所以內經用生长化收藏，不用生长变收藏，其义很是明白的。

內經有关生化学說各篇，被后世所謂“运气家”的加以許多闡发，而不喜欢“运气”的人便力加攻击。其实这些闡发和攻击，都未搔着痒处。闡发者用自己唯心主义的观点把生化論的正确部分也引入玄学的歧途，而攻击者也只能以玄攻玄（攻闡发者的玄学），自金刘完素以后許多运气学家就曾企图用唯心論观点牵着医学工作者的鼻子走，于是有些人便不耐烦起来，对整个中医产生厌恶情緒，余岩、王斌等人就借口运气，說中医迷信封建否定了中医的所有精华。其实內經运气学說本身何尝是玄妙的，我們只要舍弃了后世注疏家的許多唯心論說法，就內經来論內經，要探索出它的精华所在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二、生化論的唯物宇宙观

生化論对于宇宙的看法，认为宇宙不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天和地还都有其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具有可認識性。因为生化論认为整个宇宙的实质是“气”和“形”。“气”是风、热、湿、燥、寒（在天为气）；“形”是木、火、土、金、水（在地成形），这些东西都是实际存在的。这种实在論是属于素朴的唯物論思想范畴。至于生化論認識宇宙的方法則是辯証的。因为生化論认为整个宇宙时时刻刻都在动，都在变化，这种变化往往牵涉到天地間所有一切事物，有时且变化得叫人惊駭莫明。所以天元紀大論說：“物生謂之化，物极謂之变，阴阳不測謂之神，